

葛仲舒

司馬相如

56-577.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璞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棗強縣有廣川鎮與景州相近即漢廣川故縣沈

欽韓曰紀要廣川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北十八里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則仲舒為廣川溫城人也水經注桑林舊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王莽更曰居甯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按修市縣屬渤海以俗稱溫城證之則修市縣即溫城所改其後改屬渤海耳於明為景州州西北有修市故縣王文彬曰魏地形志冀州勃海郡修縣有董少治春秋
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云故漢興至於五世仲舒祠
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云故漢興至於五世

也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補注劉氏曰久衍字先謙曰史記亦有久字文義較足劉說非據顏注授業當作受業且上言傳則下不得復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師古言授轉寫誤授耳史記正作受業
師古

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窺
園實也言三年增之也按御覽卷六百四十年不
馬則三年不引作鄒子翟公之門可張雀羅亦以敘事為馬二史乘
誤久矣先謙曰史記作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

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

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亦無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師古曰皇暇永惟萬事

之統猶懼有闕也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補注何焯曰統紀

紀不終之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

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

重廣延四方之士故制辭不及二府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師

諸侯王不得治國其在國者相選之日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

中也盛服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褒然為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褒

孫曰褒然者出眾之貌故曰褒然為舉首毛傳曰褒然為舉首

然為舉首張晏訓褒為進猶為近之師古訓為盛服貌則與為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眾非嘉其盛服也李慈銘曰字當為褒褒從衣從采采古禾穗字褒即古衣袖字也與褒字從保省者異先謙曰官本作褒是說文袖下云俗褒從由釋名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衣有領袖皆舉之在上故凡言首舉者稱領袖也嵯歎

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

字存之不成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

文治一作治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曰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師

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之行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管字同曰行字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桀紂之行語意常若不了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

大壞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沈欽韓曰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桀紂也故下文

云五百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補注先

當路而欲則先王之法曰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

日曰仆滅

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

補注先謙曰言亂極於秦而後息

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

師古曰操執也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默後皆類

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師古曰息止也補注錢大昭曰

衰漢紀作中疑是衷字之誤先謙曰衰譌為衷又轉改作中耳

烏虓

師古曰虓讀曰呼嗚呼歎辭也

凡所為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補注先謙曰屑說文作屑

云動作切切也荀子儒效篇注屑然雜碎眾多之貌廣雅釋訓屑屑不安也言不得治道雖瑣碎勤勞日思法古無補益也本書王莽傳晨夜屑屑與此同意將殆也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

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師古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

聞其號未燭厥理

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

師古曰伊惟也

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

師古曰登成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飭作飾引宋祁曰古本飾作飭

惠潤四海澤臻少木

師古曰臻至也少古草字也

三光全

補注

先謙曰無虧蝕流實之變

寒暑平受天之祐

師古曰祐福也音怙

享鬼神之靈

師古曰為鬼神所歆

饗羣生庶惠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鼓反補注先謙曰方外殊域

物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

日久矣其明曰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

其一二疏理而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一是劉歆傳注猥苟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補注先謙曰非正道

勿以上陳時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制詞特申戒之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

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

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曰觀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曰譴告之師古曰譴

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曰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爾雅釋詁省察也尚不知

變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亾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此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並作亦

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師古曰還讀曰旋速也補注宋祁

曰越本無立字詩曰夙夜匪解

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人

作民無夙

書云茂哉茂哉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補注先謙曰今書茂作懋說文懋勉也茂

草豐盛經典多借茂爲懋詳釋文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

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

易其化人也著

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鼓反著音竹筋反

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

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

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已孔子在空而聞韶也

補注

先謙曰官本空作齊引宋祁曰古本齊作空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

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

是

呂政曰呂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功業

補注先謙曰晉語注滯廢也

周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補注先謙曰言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引孔子之言

以明繇道在人圖治自己也顏說非

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補注先謙

曰官本作不得可反引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

奉使之王者

補注先謙曰言奉以天下而使之王也王音于況反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

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

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補注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緩而文王文彬曰復讀爲覆言火下垂而屋在其覆中也觀史記周本紀有火自上

復于下句文義甚明顏訓歸未合

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曰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補注劉奉世曰

復當爲覆聲字之誤也王文彬曰劉說是也周公覲火復之瑞重言以歎美之與仲尼曰水哉水哉同一亟稱之意顏說非繆荃孫

曰尙書大傳引作茂哉茂哉茂與復聲相近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

言修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皆積善綦德之效也

師古曰索古累字

及至後世淫

佚衰微

師古曰佚與逸同

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

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邪氣積於下怨

惡畜於上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

師古曰盭

古戾字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師古曰陶

呂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參也補注先

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之

本參作齊引宋祁曰古本齊作參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少遇風則偃仆也補注宋祁曰風也中也越本無兩也字故堯

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

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任法篇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

在埴惟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先謙曰文選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啟注蒼頡曰鎔炭鑪所以行消鐵也綏之

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

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補注宋

祁曰正越本作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為

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呂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曰
生育養長爲事補注先謙曰大盛也其下亦同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

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

成歲爲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卽上文所云王次春者是也補注王鳴盛曰沈彤

云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卽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譌先謙曰

言陽不得陰助固不能獨成歲然卒年首稱春者陽以成歲爲名也終者究竟之辭名稱也沈說陰終陽之義已見本文迺欲以意

增改斯爲謬矣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

毋迺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言之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

元之意

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

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宋祁曰辭古本作解王念孫曰大當為本下文曰謂一

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為大而仲舒則訓元為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為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為本又訓為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若訓元為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本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

目正朝廷正朝廷目正百官正百官目正萬民正萬民目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師古曰奸是犯也音干

目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補注先謙曰官本徠作徠字同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

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

又有能致之

資

師古曰資材質也

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師古曰走音奏

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

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

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

設庠序

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曰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

民曰仁摩民曰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

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

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

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亾

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

治蘇林曰苟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補注

先謙曰苟簡謂苟且簡略也蘇但不當言簡易耳顏訓非通鑑改作苟且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

破亾矣自古曰俛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

曰濟益也補注宋祁曰濟古作淫先謙曰古下奪本字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

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

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

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鏝也所呂泥飾牆也言內

質敗壞不能修治也注先謙曰官本注不能作不可依正文則不可是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師古曰下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音胡亞反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補注宋祁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

差則成誤矣然其字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施於此則未安也迺可

鼓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汜論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亦見文子上義篇為政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不容上言治而下

言善治也亦同有善字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

魚不如蛛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錢大昭曰蛛南監

本閩本竝作退先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謙曰官本作退

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於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太後通鑑据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載於建元元年與嚴助

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
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
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初令郡國
餘歲乎先謙曰仲舒對策有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之語
西南夷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後次年即為
元光元年是漢書載仲舒對策於元光元年並不失之太後齊說
非也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人其時武帝崇儒已有此盛舉傳所稱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
孝廉二事文與武紀不盡符合或因仲舒對策推廣規模抑或後
世緣時事相當傳疑附會班氏未審因而歸美未可知也康居歸
誼於史無徵蓋武帝初立欲事滅胡遣人往通西域而康居或於
其時一至中國史官失載若張騫之道康居又後十數歲矣武紀
載賢良一詔於元光元年五月又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特史家綜述此舉得人之盛非謂董與公孫皆出是年弘等出焉
見徵通羅而詔書之在是歲不可易也至通鑑之誤更不足辨不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補注宋祁曰越本五

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

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

補注宋祁曰景德本冊作策

制曰蓋聞虞舜之

時游於巖郎之上

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案郎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廊引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廊吁可惜

耶先謙案說文無廊字借郎為之周書作維解重亢重郎韓勅後碑庫室中郎並以郎為廊說文新附以為廊東西序是也不當釋

作屋廡詳寶嬰傳巖郎猶相如傳所稱高廊矣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曰昊

不暇食

師古曰昊亦昊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昊作吳是

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

條其貫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

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

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鉞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補注先謙曰爾雅觀謂之

闕郭注宮門雙闕釋名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中

央闕然為道也詩子衿正義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

頌聲興

下謂之觀俗官本作俗異文或為俗

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

異指哉

師古曰言意趣不同

或曰良玉不瑑

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

又曰非文